

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和 別人的孩子

柯斯莫捷米揚斯卡婭等作



北京大众出版社

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

（教育隨筆選譯）

柯斯莫傑米揚斯卡姫等作

王 幽 秦沛然譯

北京大眾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內容 提 要

本書是从苏联“家庭与学校”和“女工”等雜誌中选譯的教育隨筆集。每篇都用具体的事例來叙述、分析和評論有關兒童教育的問題。特別是着重在家庭教育方面常見的一些問題上，如怎样培养兒童的道德行为和習慣，成人在兒童面前的談話以及樹立正確的对待子女的态度等。这些問題的分析和經驗的介紹對於兒童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們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会起到实际帮助的作用。

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

(教育隨筆選譯)

〔苏联〕柯斯莫傑米揚斯卡娅等作

王 幽、秦沛然譯

*

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總經售

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

*

(6005) 787"×1092"1/32·2 印張·39,000字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0冊 定價：0.20元

目 錄

- 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 柯斯莫傑米揚斯卡婭 (1)
对这种事情不能袖手旁覷 齐林蓋洛娃 (5)
論成人当着兒童的談吐 “家庭与学校”雜誌 (9)
珍視勞動得來的金錢 列夫申 (16)
現在还來得及! 阿尼金 (24)
托良為什麼輕視父親的職業 潘菲洛娃 (33)
習慣的培养 普洛卓洛夫 (38)
談兒童的友誼和“坏影响” “家庭与学校”雜誌 (43)
尤拉的母親对嗎? 潘菲洛娃 (49)
貴族子弟 鮑格達諾維契 (54)

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

柯斯莫傑米揚斯卡姪

有一天晚上，我从一家灯火輝煌的剧院路过，碰上一羣活躍的十五、六歲的少年。正在這裏熱鬧地進行戲票交易，不言而喻，這些戲票的價格，已經根據買主要看這場戲劇的迫切需要而提高了。在我面前，有不少儀表非凡的成人，以这种方式買到了若干戲票，然後，帶着滿意的笑容走了。顯見得他們在未成年的少年手裏買戲票時，認為這一種交易是完全合法的。

這些成人，自己孩子的父親和母親，根本不考慮“別人的”孩子以這種方式賺來的錢將會化費到什麼地方去。而周圍全是些誘人的東西：可能會“濫”看电影，不放过任何一部片子；可能會去糟蹋冰淇淋攤，買香煙，甚而至於飲酒。以那樣可恥的方式所獲得的“私有財產”的毫無節制的一切化費，都是十足有害的。

根據莫斯科市蘇維埃的規定，沒有大人伴隨的兒童和未滿十六歲的少年，只准在街上逗留到晚上十點鐘。可是却很少有人去注意執行。任何違反生產部門、運輸部門和貿易部門公報上所規定的條例，都會招致行政上的，而且是十分嚴厲的處罰；然而就是莫斯科市蘇維埃的這個規定，雖然一貫的被違反，但很少有人受到過干涉。

在街上，必須常常注意那些乘在公共汽車踏腳板上不顧

離開的、推撞和对老年人不礼貌以及出言不遜的孩子。但是，在你申斥这些孩子的时候，總會碰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庇護者：“这又不是你的孩子，这是別人家的。把自己的管教管教，甭去碰人家的……”另一些人則抱着有害的中立，因为他們不願意在这上面浪費時間，要不然就是珍惜自己的头脑：“这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的有人看着——得了。”我們以这种冷淡的态度对待校外的孩子，將會給未成年一代的教育事業帶來極大的損害。

有一次，我看到这样一件事：加卡林胡同二十号的院子裏（这胡同裏有一所女子学校），一批男孩子把石子裝在彈弓上射擊正在走出來的女学生，但是路过的成人，却沒有一个出來阻止他們。

非常明顯，这一類情形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我們沒有权利袖手旁觀！

老实說，我們对教育宣傳做得还不够好。

企業和機關的党、团和工会組織、学校、進步的社会活動家必須更加積極的關心这件重要的工作——普及怎样做父母的知识。

無線電經常播送女演員麗娜·謝廖娜的一个笑話：老保姆說：“連养小鷄都不会的人也会管教小孩。”这是一个笑話。可是就有甚至連極通俗的教育書籍都不熟悉的父母，他們把自己的教育責任僅僅局限於給孩子的吃穿上。而且他們还熱心地防备自己孩子受到別人公正的訓諭。

“我們在童年時代，真是太苦啦，就讓孩子們輕鬆些吧，保管讓他們去淘气。長大了会懂事的。”多數父母都有这种想法。

我們的孩子是生長在这个永远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勞動已經变成一种榮譽、有着豪邁和英勇的事業的國家裏，因此，

他們應該在童年就獲得勞動的教育。有些家長是非常錯誤的：他們保護自己的孩子，使他們避免体力勞動，親自給孩子們穿鞋、洗衣和收拾他的東西。這就發展了孩子們的利己主義，使他們不能適應生活。不久以前，我收到過一封信，這是一個上校、一個十五歲姑娘的父親寫來的。姑娘的母親在戰爭中犧牲了，外祖父和外祖母把姑娘領了去，但是把她教成了一個不好勞動的人。

父親好容易把她領到身邊，但是，被不正確的教育所矯慣了的、柔弱的女孩，馬上就跟父親發生了衝突。結果，她不僅脫離了父親，而且也拋棄了學校。父親承認自己無能為力就把她送進了兒童保育院；但是她照樣的經常出走，無論什麼都不願意做。這種冷酷無情的利己主義所培植起來的、矯養慣了的孩子，甚至連父母的威信都不承認，而成為一個懶漢，這樣的情況是很多的。

我的丈夫去世後，遺留給我的是兩個年歲很小的孩子。卓婭那時雖已九歲，而舒拉還只七歲。當時，我在做教師，但是回到家裏，我仍舊料理家務，親自示範，使孩子相信勞動的益處。卓婭很小就照管自己的弟弟，積極的關心他，給他做連指手套，縫補襪子。她還尽可能的來幫助我：掃地，洗碗碟。做完工作以後，她總要問：“還有什麼要做的？”

舒拉比卓婭的身體要強，他就拿了木柴來升爐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範圍。完成了這些工作以後，孩子們便感到自己是家庭中負責的成員，從而發展了他們相互支持的感情。

在道義上說服孩子，父母的作用特別顯得重要。即使是在學校中最富有效果的工作，如果在學校外面不經常以教育學生的方法來鞏固的話，那末它就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效的結果。

我們常常說幸福和愉快的將來等待着我們的孩子。

是的，他們應該很幸福地，然而不應該是無所操心地長大起來。

我們的孩子是生活在經過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沉重考驗的國家的偉大共產主義建設時代，在這個正在進行鉅大的創造性工作的國家裏，他們有着不少的自己同年人——少先隊員和共青團員，如奧斯特洛夫斯基、克拉斯諾頓的青年近衛軍戰士們，馬特洛索夫及其他許多人所創造的英雄功勳可以作為榜樣。願他們生得無愧於自己的兄長，不愧為將共產主義事業進行到最後勝利的年輕一代，對自己祖國有無上熱愛，時刻準備着保衛她。

好的孩子——這也是我們平靜的晚年；這是母親和父親的幸福，國家未來的棟樑，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將來。

為此，我們成年人應該精通“父母的職責”，而這就要求我們的關懷和耐心。

為此，我們成年人應該關心教育的不僅是自己的孩子，而且是所有的孩子，不要認為他們是別人的。

（譯自蘇聯“女工”雜誌，1954年第8期）

对这种事情不能袖手旁观

——給“共青团真理報”編輯部的一封信

齐林盖洛娃

您一定經常听到这句话：“不用去理它……”說这句话的動機，多半是出於好心，譬如：您告訴自己的朋友說，您的鄰居又大醉而歸，摔食具，罵老婆。不斷地總有吵嘴打架的事，有時一鬧就是通宵。这一切醜惡都被他那个在小学讀書的女兒看見並聽見了，孩子整夜地哭着央求父親：“爸爸，您別这样。”他的女兒一清早还要上学去。您为孩子抱不平，替孩子耽憂。可是您的朋友会劝您：“不用去理它不就完了嘛……”

这个劝告無疑地是一种好意。不用去理睬隔壁的閒事，您可以保持自身的安寧，避免糾紛。但是，这个劝告反映出對於您所說的有關危害社会事件的漠不關心已經近於極點了。

一个庸俗的人会說：这怎麽会是危害社会的事件呢？这是司空見慣的家庭糾紛，因此旁人完全沒有过問的必要。但是这些人的意見对我们來說並不是一定之規。我們的理解跟他們不同。都知道，在我們的生活中，个人与集体間的關係是異常密切的。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撫养和教育兒童（我們社会未來的成員）的环境这一事情錯認為家庭問題。童年的印象不僅会終身难忘，而且常常能左右一个人的未來發展

路續。如果兒童的心靈遭到摧殘，那麼這個責任最後應由社會來負擔。

再舉一個例子。某公廬裏住着一個女人和她的一個女兒，母親是寡婦，在工作，女兒是個共青團員，在中學唸書。這個公廬裏還住着一個品行惡劣得令人討厭的男人。他瞧着母女倆個特別不順眼。她們在幾年當中所遭到的辱罵簡直是一言難盡！他下流地罵她們，對她們進行污辱性的責備，毫不顧念她們陣亡的丈夫和父親，更不管姑娘的名譽。姑娘在別人的建議下，向報紙提出了控訴。報紙支持了她。流氓被傳到公安局去，公安局的懲戒收到了效果。母女倆這才鬆了口氣。

有人會問：為什麼把事情鬧到報紙和公安局以後才使這個無賴的流氓老實下來呢？住在公廬裏的都是令人敬愛的公民，沒有任何人贊成這個流氓的行為，大家對受侮辱的人都寄予同情。但是，他們沒有能把對於這種胡作非為的憤怒變成積極的抗議行動。鄰居們都認為：“最好是少去惹口舌，”“最好是不去理它……”

但那些破壞自己家庭寧靜和住處規章的人，在工作中却是彬彬有禮的，因為他們知道：在那裏是不会饒恕酗酒和搗亂的行為的。這種人在輿論氣氛強烈的地方就安分守己，而在容忍他們狂妄行為的場合，他們就散散漫漫，滿不在乎。

去年八月，有一個人在區教師代表會議上發言時曾介紹過這樣一件事情：北方某城開到了一輛滿載西瓜的火車。火車門關得不够嚴，一些小學生鑽進車廂裏去偷西瓜。這一切是在鐵路員工、車站附近居民和偶然路過的行人的面前發生的。然而竟沒有一個人出來攔阻學生！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極嚴重事件的目睹者。難道能以為偷西瓜是個小錯誤，

只是小孩淘氣來安慰自己嗎？絕對不能！小錯誤以至犯嚴重罪行，都是同一根源造成的，那就是人在道德上的不穩定。

有許多父母對於自己孩子好撒謊，抱着出人意外的淡漠的态度。他們的孩子似乎沒有做出什麼坏事，只是扯了句謊。其實這些父母是大錯特錯的。虛偽——這並不是性格上的小毛病，而是一個嚴重缺陷。一個人所以要撒謊，多半是由於他沒有勇气坦白。譬如說，您的孩子本來到電影院去了，可是對您却說在學校裏耽擱了，那您對這件事就應該比知道他得了二分更感不安。因為糾正道德上的缺陷，比補救低劣的分數要困難得多。

對待各種不老實的言行（不管它表現在哪一方面）採取不妥協態度，保持道德方面的高度警惕性，可以創造這樣一種氣氛，這樣一種道德環境，使邪惡的幼芽在這種環境裏由於得不到生長條件而死亡。

創造健康的道德環境，堅決地同粗暴行為、謾罵、酗酒及不忠實的言行作鬥爭，對於年輕一代的教育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兒童常被他們周圍的環境所感染。

讓我們看看下面這個十二歲的孩子通過父親的談話對生活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印象。他父親是個電氣工人，他在吃飯時說：今天又沒有在廠裏工作，而是到工廠管理處某工作人員家裏去做活的。他的兒子少先隊員說：“你不去不就完了嘛，要不然就反映給廠長。”

“那怎麼能成呢！”父親回答說，“我的領導人和廠長彼此有交情，說不定還會開除我呢。最好還是不去理它……”

在另外一個家庭裏，一個做會計員的母親在家裏說，附近集體農莊的卡車是在她那個單位的汽車庫裏修理的。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好，城市在幫助集體農莊。但問題是汽車庫主

任和集体農莊主席之間的契約根本就沒有登在企業的會計帳上。無論根據收賬或付賬，都看不出汽車庫替集体農莊幹過什麼工作，原因就是汽車庫主任把收到的修理費塞進了自己的腰包。

她的女兒共青團員問：“那末你採取了什麼办法呢？”

“我一個人又有什麼办法呢？”母親回答，“他們都互相包庇。還是不去理它為妙。”

事情很清楚。有人由於自己的畏縮和無原則性，就認為應當向非法要求屈服，應該縱容舞弊行為，否則就會“吃虧”。可是電氣工人的兒子和會計員女兒的腦海中就會種下這樣一個印象：認為同違法行為作鬥爭是一件沒有把握的事情，認為揭發有營私舞弊行為的人都是孤立的，沒有人支援的。這是何等錯誤和有害的印象呀！實際上在我們的現實生活當中，一個蘇聯人如果他確有理由，而提出的問題竟得不到合理解決的話，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們常常奇怪：為什麼在某些清白令人起敬的家庭裏，兒子在道德上竟會墮落。恐怕沒有人想到誤入歧途的青年的父母是否教育過孩子鄙棄和仇視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當中那些不正當的行為。他們是否從孩子的童年起，就培養他們具有烏申斯基所說的那種“道德嗜好”。我們要知道，假使一個孩子從有權威的成人那裏經常聽到某某事情不对、不合理，但又無可奈何的話，那末他的思想上就會混淆是非。

以上是就“不用去理它”這句令人不能容忍的話所發表的一些見解。這句話常常反映出人們對不道德行為的淡漠，我們應該堅決反對這種淡漠的態度。

（譯自1954年7月9日“共青團真理報”）

論成人當着兒童的談吐

“家庭与学校”雜誌

編輯同志：

在我們這個院子的住戶中間，普遍存在着在我看來是一種有害的習慣，即不考慮孩子在場與否就毫無顧忌地高談闊論。

我發現孩子們常喜歡躲在廚房裏聽成人談話。例如，九歲的小維拉不動聲色地坐在廚房裏，而一位女鄰居却正在熱烈地大談什麼“戰爭結束以後，男人的品行都變壞了：每個人都弄上好幾個老婆”，以及這一類的論調。我悄悄地暗示她，小維拉還坐在旁邊，但女鄰居却滿不在乎地對我擺了擺手，並且大聲地說：“她又懂得什麼！……”接着她又議論起當時不在場的個別住戶的品行。特別是把夫妻兩個經常吵架的那一家批評得最厲害。甚至還一點一滴地討論起他們誰是誰非等等。

希望編輯部能解答下列問題：當着兒童的面應當怎樣進行談話？能不能在兒童面前批評成人的品行？以及我在這種場合制止鄰居的舉動是否正確？

茲·普拉托寧柯娃

敬愛的普拉托寧柯娃同志：

您反對成人把自己腦筋裏想到的和感到津津有味的一切事情當着孩子的面大談特談，這些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凡是當着孩子的面所談的話，不僅是內容重要，甚至連

當時的音調也不可忽視：是平心靜氣的，態度很和藹；还是相反地，怒氣沖沖，報復打擊。兒童雖然不一定完全能理解談話的內容，但有些見解、表情或辭句还是会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您所說的那些話，要是被兒童听了以後會有哪些害處呢？害處就在於它們能在兒童那種幼稚的腦海中種下庸俗的生活觀點、見解，彷彿所有的人都是同樣的卑鄙齷齪，值不得費精力去發現他們的高尚品質。

像您所說的那種“人生觀”對於一個還不能獨立分析生活、獨立分辨人品的小女孩說來究竟有些什麼好處呢？從此以後，她就會懷着若干恐懼的心理來看待成年男子，而當她成為一個少女的時候，童年時所接受的荒謬觀點將使她的人生、使她的早期的青春時代黯淡無光。

我們常常奇怪：為什麼某些兒童是那樣的粗野，滿嘴的下流字眼，放蕩不羈。其實，一般說來這一切都是兒童在模仿成人時所得來的。

這就是成人为什麼必須謹言慎行的緣故，特別是當兒童处在成人交际場合之中的時候，必須避免說些無知無識的話，避免粗俗的字眼，避免無禮，談得有分寸。

這並不是說兒童在場的時候，我們的談話必須虛偽、花言巧語、故弄玄虛。兒童自己能够很敏銳地感覺出成人語調中的任何虛偽部分，他們不會放过任何一些裝模作樣的。當兒童在場的時候，無論舉止或談吐，都不可不誠實。

時常還有這種情況，有些人說話時十分率直，但他是以自己那些狹隘的、往往是錯誤的觀點來解釋生活中的事實，雖然他自以為是。

您的女鄰居好談“世風日下”也正是犯了這個毛病。她所

見到的僅僅是個別的，只限於那些特別引起她注意的事實，她沒有在這些事實以外注意到成千上萬個完全相反的事實，而那些事實都是代表蘇聯人的高尚道德精神的。現實遠遠超過這個眼界狹隘而意識鄙俗的人所能想像的那般富有多采。按照您的女鄰居的全部生活閱歷來說，她對人的理解還很幼稚，閱歷和見識也不足。因此，無論她的論調有多麼誠實，都只能是片面的，所以也就是不可靠的。可是兒童又不能獨立地分析這些言論的實質，他僅僅能信以為真，並同情這個女人所謂的真誠論調。

成人能夠（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分辨別人言論的對與不對，客觀和主觀；可是兒童却不能。他不可能依靠自覺、以批判的眼光來對待成人的言論，如果兒童不懷疑它的樸實性的話，他會把它奉作金科玉律一樣地、毫無條件地原原本本地接受下來。

這種認識潛存著極大的危險，因此成人必須重視這個問題，在兒童面前要避免片面而不公正地評價生活中的現象。成人在不順心的時候所說出來的話，過後自己可能就忘了，並加以否認。但兒童却信以為真地接受下來，長久地回憶著他們所得到的印象。

必須記住，無論是學齡前或學齡期的兒童都常是武斷地、不加思索地對待一個問題。他不能允許自己對他所認為不對的、不好的、不能接受的現象進行妥協和讓步；他不可能，也、不會和不願意同他認為的不良現象和平共處。

成人們有時在兒童面前談自己按“處世秘訣”來行動的事件。“我本來打算把這件事向報紙揭發的。後來我想：算了。多一個或少一個官僚主義者，還不是一樣。”“本來應該在會上提出來的，但我後來一想：領導上因為這個批評將來會報復

我！於是我就決定：不提了，這一次我还是湊合了吧。”——諸如此類。

這一類的“邏輯”是不能為兒童所理解和接受的。如果我們希望把兒童培养成一個進步的、擺脫舊社會壞習慣的蘇維埃人，成為一個正直、勇敢和有原則性的人，那我們就應該讓這種“邏輯”永遠成為兒童所不能理解的東西。

因此，成人如果已經失掉原則性、前後矛盾和言行不一的話，那末他就應該再為自己辯護來擴大並加重這些過錯，特別是當着兒童的面。因為他們聽到這類談話的時候，就常常不知不覺地吸收了這些腐朽庸俗的“處世哲學”的見解。

成人的生活關係往往是異常複雜的，有時還夾雜著矛盾的因素，所以这些东西並不是兒童所能完全理解的。但有些大人常常絲毫不考慮兒童在場而以矛盾四出的論調來反映這種關係。這往往會使兒童腦筋混亂，莫衷一是。

我們舉一個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吧。有一個女人的姐姐病了，這是一個一向極無用的、需要親友接濟的笨人。

“我得去看她，挺可憐的，順便給她帶些東西去。”病人的妹妹說，並且補充說：“她從來不會照顧自己，現在更不用提了。給她忙了一輩子，可是現在又得再添上新的麻煩……”

又說了不少同樣的話。上面這些話對頭腦能夠靈活適應矛盾概念的成人說來是最平常不過的言論，但對兒童來說却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奇怪和難解。“即使一個人生起病來了，他也是沒有罪過的。為什麼要罵她，對她不滿意呢？”——他將會這樣尋思，甚至還會根據他所聽到的議論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來。

有許多成人好背後議論別人的短處，但當着面，却又親

切又和好，这种毛病也会在兒童的頭腦裏製造出不小的紛亂。“這是怎麼回事？”兒童想。“剛才還說阿姨很小氣，很狡猾，看不起人；可是等她一走進廚房以後，却又把她說成一個非常好的、心地善良的、人人都歡迎的人了。不喜歡某一個人，但等他一進來，却又突然喜歡他了？這還行嗎？”

成人還常常不顧兒童在場而就毫無拘束地談論愛情、出嫁、結婚、離婚。這些話題一般地說並不令兒童感到有趣。但要是成天地在兒童面前叨嘮，弄到末了兒童就會對這類問題產生不正當的趣味。

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在家裏聽了類似的談話以後，假想自己已經墮入情網，而給兩個高班的男同學寫開了小條。當母親知道了這件事以後，不禁為“女兒的墮落”大吃一驚，於是嚴厲地懲罰了她一頓。實際上，女孩子既沒有變壞，也沒有墮落；她只是單純地把她當作有趣而又神祕的嘗試而已。當母親不加思索地把她懷疑成下流行為的時候，她感到了極為羞愧。而母親自己却沒有考慮自己對女兒的過失。

您問：可以當着兒童批評成人嗎？當然，這是可以的。“成人”本身對兒童說來並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個人的思想性和正確性的標誌。教育本身就要求我們使兒童學會分析人，不僅要會觀察和理解人的優點，而且還要會觀察和理解人的缺點，會批判地評定周圍人的各種行為和觀點。

但成人當着兒童的面進行批評的時候，無論如何不能將它變質形成造謠中傷，揭人隱私。既然批評就必須將這個人的真正重大缺點暴露出來，但絕對不應加以擴大，而且還必須指出他的優點。必須使兒童看到並體驗到批評的客觀性和公正。

只有真正危害社會、違反道德的、有辱蘇聯公民稱號的